

全国惊险悬念小说精品

# 狼影

刘海栖 / 主编 [英] 吉莲·克劳斯 / 著 吴晶琼 / 译



明天出版社

惊  
悚

悬  
疑

惊  
悚

惊  
悚

漂流瓶丛书·外国惊险悬念小说精品



# 狼影

◎ 刘海栖 主编  
◎ [英] 吉莲·克劳斯 著  
◎ 吴晶琼 译



明天出版社

**丛书名** 漂流瓶丛书·外国惊险悬念小说精品  
**书 名** 狼影  
**著 者** [英]吉莲·克劳斯  
**译 者** 吴晶琼  
**出版者** 明天出版社  
**地 址**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 
**电 话** (0531)2060055—4710  
**总发行** 明天出版社  
**印刷者** 山东新华印刷厂  
**地 址** 济南市胜利大街 56 号 邮编 250001  
**版 次** 2001 年 2 月第 1 版  
**印 次** 200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 
**规 格** 787 × 1092mm32 开  
**印 张** 7.5  
**千 字** 108  
**I S B N** 7 - 5332 - 3413 - 8 / 1 · 864  
**定 价** 9.30 元

**Wolf** by Gillian Cross

Copyright © Gillian Cross 1990

This translation of *Wolf*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1990 is  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

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© Tomorrow Publishing House 2001  
All rights reserved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狼影/(英)克劳斯(Cross,G.)著;吴晶琼译.一济南:  
明天出版社,2001.2  
(漂流瓶丛书·外国惊险悬念小说精品/刘海栖主编)  
ISBN 7-5332-3413-8

I. 狼... II. ①克... ②吴... III. 儿童文学—中  
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IV. I561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85598 号

# 第一章

凌晨，大概两点半左右，他来了，沿着阳台蹑手蹑脚地走着，然后经过楼道。那些房间的门都一扇扇关着。没有人看见投射在窗帘上的忽隐忽现的影子，也没有什么人注意到那不规则的脚步声。

但是，他的脚步声却惊醒了凯西，因为她的床就靠在窗边，她能躺在床上听见脚步声停留在屋前。突然她听到从前门传来两下快速的、轻轻的敲击声，然后停顿一下，又传来了两下敲击声，听上去像是一种暗号。

凯西慢慢地坐了起来。她听见后房间的门被打开的声音，听见奶奶匆匆忙忙地走了出来，那不是跑（奶奶是个护士，护士除了失火或病人大出

血,是从不跑步的)。但当经过狭小的客厅时,能听出她是快速地、三步并作两步地跨过去的。

前门的把手咔哒响了一下,但没有人说话,也没有看见从客厅里射过来的灯光。在黑暗中,他悄悄地闪了进来,随即门又立刻被关上了。

他随奶奶悄悄地潜入后房间,只在那一瞬间,凯西听见了他的讲话声,但听不清他在说些什么。然后后房间的门被关上了,两人的声音融合成了一种低沉的谈话声,这时凯西的耳朵能听见的只是从街上传来的汽车开过的隆隆声。凯西重新躺下,闭上了眼睛。刚才的一切引起了她诸多的疑问。“你只要管好你自己的事就行。”奶奶经常这样对她说,“不要狗抓耗子——多管闲事。”

不好发问,不必多加思考,由于长期养成的习惯,凯西很快就什么也不想,进入了梦乡。

当她再次醒来时,天色已经大亮了。奶奶正站在她的床边,紧挨着五斗橱。奶奶比五斗橱高出一个头,五斗橱上面放着一只相框,照片上的两个人站得笔直,但没有笑容。那就是奶奶和她的儿子(凯西的爸爸)小时候的合影。

照片上的奶奶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凯西,而那男孩的眼睛却正视着远方,好像目光正定位在远

方的什么东西上。这时凯西已经完全从睡梦中醒来，她看见奶奶右手提着一只棕色的旧手提箱，呆呆地站在那里。这是为什么？她一骨碌从床上坐了起来，皱着眉头，试图装出一副没注意到这只手提箱的样子，问道：“您怎么还在这儿？我以为您早就上班去了呢！”

奶奶直视着凯西的眼睛，说：“我今天感到不舒服，他们不会让我这样子工作的。”

凯西也直视着奶奶，但尽量回避提到那只箱子，说：“我去打电话，把医生叫来。”

奶奶回答说：“那就没有必要了，我等会儿会让拉曼加夫人打电话，现在要你做另外的一件事。”她跪了下来，把手提箱平放在五斗橱前的地板上，说：“你最好去你妈妈那里，等我身体好些了，你再回来。”

“啊，奶奶！”

“难道您不要我住在这里照顾您了吗？”凯西本想接下去说这句话，但奶奶会意地笑着摇摇头。凯西马上意识到，不久就是奶奶把那一堆整齐的衣服放入箱子，然后带着她一步步地走、一遍遍地说，奶奶总是重复着那老一套的模式。最后总是凯西在车里探出身子挥着手，向奶奶告别。

外  
国  
精  
选  
名  
著  
小  
说  
精  
品

每当这时，伴随着她的就是那只棕色的箱子，它总是忠实地、静静地守候在她的身边。

那时她三岁还是四岁？她会跳到箱子上，用她的两只小拳头重重地捶车子的玻璃窗：“不要把我一个人留在这里，我要跟您一块儿回去，奶奶！”这种回忆，即使到了现在，仍然会使她胆战心惊。当奶奶的身影消失在街角处时，她会站在窗旁感受着那种使人难以忍受的恐怖感，尽管妈妈后来会来拥抱她……现在她人长大了，再也不会像那时那样大哭大闹，还会笑着挥挥手，装出一副很平常的、满不在乎的样子。

“但是为什么这种事又要发生呢？为什么现在又要让我去那里呢？”即使奶奶在一旁皱着眉看着她，她的这些话还是不由自主地蹦了出来，“我要明天才能作出决定。我可以放弃想要的东西，只要不让我去那儿。为什么现在一定要我去那儿呢？”

“你去看你的亲生母亲，不需要什么理由。”奶奶严厉地说。她重重地打开箱子的金属搭扣，发出刺耳的咔哒声。“自从你上次见过你母亲到现在，已经过了整整六个月了。”她补充道。

“但是尊重我的决定是很重要的，这是您说过

的。您还说过，我必须非常慎重地作出决定。”

“那要看具体情况，”奶奶说，她的声音是很冷静、很坚定的，并且不看凯西一眼，“生活要比读书复杂得多。你现在快起来，去洗一洗脸。”

她很快地拉开五斗橱的第一个抽屉，开始把凯西的衣服一件件拿出来：三件衬衫、六条灯笼裤、两件连帽外套，其中一件肘部还有一块补丁。衣服虽然穿得很旧，但洗得很干净。

但是，凯西还不准备放弃努力。她固执地看着地上已装了一半衣服的箱子：“我想知道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！为什么我必须如此突然地离开？”

奶奶说：“现在没有时间和你说废话。”她一板一眼地把一件学校发的海军蓝的裙子一折为三，看也不看凯西：“不要问乱七八糟的问题了，快去洗漱一下吧。”

凯西很不情愿地穿上拖鞋，走向卧室门口。她跨入客厅时，偷偷瞟了一眼后房间的门，门是关着的。当然，她决不会问奶奶一句昨晚的事，也不想去搞清楚所发生的这些事情。但有一点她是知道的，那就是这扇关着的房门和这只手提箱之间是有着奇特的联系的。

她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开始注意这种联系的，

但这两件事情总是像这样接连发生的。平时奶奶主张：为了使房间通风，后房间的门必须一直开着。这间房是她的卧室。奶奶不喜欢房间里有那种卧室的气味。即使这间房正对着前门，通风很好，她也总是一天到晚敞着房门。每当那只棕色手提箱出现时，那后房间的门就会突然地被关上，凯西也会意识到，她一定要一个人离开这个家了。她只记得有一次她转动过那个房间的门把手，想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结果狠狠地挨了奶奶的一巴掌。

今天，她非常生气。她大胆地站在那儿，眼睛死盯着那扇房门。这时她的颈背感到刺痛，真想大步地冲向那扇门，用力把那扇门推开，好让新鲜空气进去。

但是，她从眼角的余光处，看见奶奶正看着她。她跪坐在那里，两只手放在膝盖上，眯着眼睛正盯着凯西，一直等她转身，视线离开后房间，走进浴室。

凯西把浴室门紧紧地关上，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一对棕色的、充满智慧的大眼睛，短短的棕色头发。只要看看这张脸，就知道她是个有理智的人，不会做出任何无礼的举动。奶奶说：“如果每个

人都像你这样聪明、懂事，那这个世界就会更纯洁，更令人愉快了。”有时候，凯西真希望自己不要太敏感。

像平时一样，她匆匆地洗了两下。但今天即使这样，没等她洗完，奶奶就在外边叫了：“孩子，你在那儿磨蹭什么，早饭已准备好了。”“来了。”凯西把她的毛巾折好，挂在毛巾架上。然后，她走出浴室，问：“我的睡衣裤放哪儿呢？”

“把它和要洗的衣服放在一起。”奶奶从厨房里回答，“我已经把几件干净的睡衣裤放进你的箱子里了。快去穿好衣服，然后来喝点儿粥。”

当她走进厨房时，粥已经盛好，牛奶也倒好了。她还没来得及坐下，奶奶就把牛奶和糖推到了她的面前，开始讲下一件要做的事：“我已经装了一袋食品让你随身带去。你能不能一个人把这食品袋和手提箱一起带去？”

听到这里，凯西手拿着满满的一勺糖停在半空中，问道：“为什么要我一个人带这两件东西，您不送我去吗？”

“为什么你老要我牵着你的手。虽然你还是一个大人，但也已经十四岁了。”奶奶说着，就赶忙转身往粥锅里倒进了一些开水，“我不想在火车

上受累。我现在的身体状况，也受不了火车旅行的颠簸。”

“但是以前每次都是您陪我去的。”

“那么，这次就算是你已经长大了吧。”奶奶说。但从她那说话时奇怪而又随便的样子，说明她脑子里正在考虑着别的什么事情。

凯西往牛奶里放些糖，刚喝的一口粥还没咽下去，有一些还堵在喉咙口，就像一团棉花，很不舒服。但她还是照样努力往下咽，同时看着奶奶。奶奶正拉开她那已用得很旧的钱包，把钱一张张、一块块地堆在桌上。当她把最后的一个十便士往那一堆硬币上放时，她犹豫了一会儿，手也停了下来。然后，她又从钱包里找出一张皱巴巴的纸币，压在了那一摞硬币下面。

“你把这张也带上，以防万一，但不到万不得已时，你不要用掉它。另外，你也不要让你妈妈知道你有这些钱。”

二十磅，那是一大笔钱啊！凯西放下勺子，目不转睛地看着这张钱。奶奶以前可从没给过她这么多钱啊！

“到底是什么？”她想。

但是已经没有时间问了。奶奶用她那清晰的

嗓音说道：“现在把钱放好，注意别丢了。”她站在桌子的那边，把钱往凯西这儿推了过来：“还有一封给你妈妈的信。”

信封已经被封口，信封上奶奶用那小巧的、不太流利的笔迹写着“戈迪尔”三个字。凯西接过信，把它和钱一起放进了短裙的口袋里，并把口袋的拉链拉好。这时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然后以不容奶奶打断的口气，很快地说：“我过几天就会回来的，是吗？”

奶奶犹豫着，没回答。这一瞬间，凯西感到是多么害怕呀！她急切地抓着桌子的边缘，并且抓得牢牢的。

“我不必很长时间在那里生活，是吗？”

“不要乱说。”奶奶生气地说，“你在这儿和我住在一起，我是很高兴的。不过这次你要到你妈妈那儿住，一直到……一直到我的身体好了。”

“但您现在能否告诉我，我要在那儿住多久？”

“我会写信给你的，你也要给我写信哦。”

奶奶站起身，往窗边的五斗橱走去，那儿是她放零碎东西的地方。她找出一包空白的明信片，数出十二张邮票，放在一起，交给了凯西，并说：“我希望你一星期寄两张明信片给我。噢，不必长

篇大论，只要一句话，说说你过得好不好。记住，不要忘了写明信片，即使……即使我没有时间给你回信，你也要一直记着写信给我。”

凯西拿过明信片，把它们放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了一会儿。不管怎么说这是令人快慰的信息，因为它意味着奶奶想知道自己的情况。但是似乎太多了，有十二张。如果她一星期用两张，那也得六星期才能用完。她不能想像和戈迪尔在一起住六星期会是什么滋味。

“我把它们放在箱子里。”

“好吧。”奶奶点头说道，“你最好现在就走！不要和我讨价还价了，就走吧！”

到这时候，还要考虑什么！最好就是马上动身。凯西站了起来，手里拿着明信片和邮票，走出厨房，进入客厅，这次她连一眼都没看那扇关着的门。这已不关她的事了，她所要做的就是准备好行装出发。

当她打开手提箱时，她看见那一堆堆衣服非常凄凉地“看着”她，虽然有点旧，但是都是一些朴素、实用、经过仔细洗涤的衣物，决不会因穿着它们而在人群中引起注意。

她把明信片放在这些衣物的最上层，又马上

发现没有带笔，因为要想在戈迪尔那儿找到笔是不可能的。于是，她转身到五斗橱上拿了她的铅笔盒。铅笔盒紧挨着那相框，照片上那个严肃的小男孩引起了她的注意。她顺手拿起那只相框，把它朝向亮光处看了看，这是第一千次的纳闷：“他现在在哪里？”他的眼睛仍然固定在那没有人能看到的东西上，他看上去像谁呢？“迈克·费伦。”她轻轻地叫着这个名字，其实只是做了个口形，并没有发出声音。因为她一直很清楚，这个名字是绝对不可以出口的。

“凯西，”奶奶在厨房里叫着，“你在那儿干什么？该上路了。”

凯西不由自主地抓起铅笔盒，和相框一起偷偷地塞进箱内明信片的上层，然后使劲地关上箱盖，把搭扣扣上，一边应着“来啦”，一边穿上学校发的防雨的外套，把带子系紧。她拎着手提箱走出房间，来到客厅。奶奶已经在前门等着了，手里拿着一只购物袋。她把购物袋给了凯西，说：“里面有一些吃的东西，你带上。我知道戈迪尔家不会有什可吃的东西。今晚，你需要自己准备一顿丰盛的晚餐。”

凯西接过袋子，问：“您在里面放了些什么，这

么重？要有一吨重了。”

奶奶说：“对于你，一个正在生长发育的女孩，这些质优量足的食物是必需的。”这时在她的两颊上露出两块明显的红晕，说话的速度也比平时快：“现在你要照管好这些食品。记住，不要把这些东西交给戈迪尔。把它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，一定要确保安全。”

但她没继续说下去，而是把她坚实的手掌放在凯西的后背，轻轻地推着她走向门口：“好了，不要在路上贪玩，浪费时间，直接去找戈迪尔。路，你应该是很熟的。”

“噢，知道的。是坐地铁去吗？”

“是的，一切由你自己决定吧！”

凯西眨着眼睛，对这句话感到惊愕。然后她探身向前，吻了一下奶奶那粗糙的、又湿又软的面颊，说道：“不要为我担心。我知道怎么做。如果她搬家了，我也会找到她的，再见。”

“你是个好孩子。”奶奶把她的手轻轻地放在凯西的面颊上，用很低的声音说，“耐心点，一切事情都会变好的。”

奶奶的这种态度使凯西陷入了沉思。当她还没来得及弄清这些话所具有的含义时，奶奶已经

拉起她的手，把她送出了房门，然后就自己进去，关上了房门。

凯西站在屋外，盯着房门看了一会儿，但她所看见的只是她自己在窗格内小玻璃上的影子。她已经意识到没有必要再等了。

她懂得不要再去敲门。几年以前，一次她和戈迪尔拌嘴后离开她的家出走，回到奶奶家。当奶奶看见她站在门口的台阶上时，尽管天色已很黑，奶奶还是坚持把她送到妈妈那里，没有给她吃一点儿东西，也没有让她喝一杯水暖暖身子，甚至没有让她进家门。

她拉起外套上的帽子，把颈部的扣子扣紧，然后提起笨重的手提箱和那只购物袋。矮小但坚定的凯西把头抬得高高的，雄赳赳地出发了。